

吃记者这碗饭

● 朱晴方 著



中华国际出版社

28

吃记者这碗饭

作者:朱晴方

出版发行:中华国际出版社

地 址:香港测鱼涌南丰新村第 11 座 C14 楼

印 刷:重庆蟠龙印务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仲 强 明 忠

校 对:阳 夏

封面设计:蓝 奕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开本 850 × 1168mm 9.56 印张 230 千字

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962 - 8381 - 77 - 6

定价:¥15.00 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吃记者这碗饭》形式新颖,采用写实的手法,且是中篇系列,比较系统地反映新闻工作者的生活,可谓少见。

本书所写,基本上是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,诸如养“二奶”问题,少年犯罪问题,官德问题,黑恶势力问题,困难群体问题,社会道德问题等,为老百姓关注,也是读者所喜闻乐见的。

本书通过一定的故事情节,写出了当代新闻工作者的正直、责任以及酸甜苦辣;同时透过字里行间,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一定的新闻业务知识,比如采访、写作、导向、监督等等,对初涉新闻或者意欲新闻工作的年轻同志有一定的启迪。

引 子

记者有“无冕之王”一说。在许多人眼里，记者就是“香饽饽”，可以吃香天下，威风八面，因为，记者毕竟属于“王”之列，尽管头上没有真资格的炫目王冠。于是，世上有不少人羡慕这职业，许多有才华的青年男女千方百计跻身新闻部门，为的就是要当这记者。前些年，记者更是多如牛毛，男的，女的；老的，少的；专职的，兼职的；编内的，编外的。碰着三个熟人，没准有一个会从怀中掏出一本“记者证”什么的来，那神态多少有些骄人，似乎他就是王者了。

神差鬼使地，我也做了一名记者，而且是真资格的，兜里居然揣上了一本有钢印有统一编号的“记者证”。有了它，乘车坐船有时还可以享受一点方便；有些森严的地方，某些场合也敢去走走了；有时遇到麻烦，说不准还会被人“网开一面”；在稠人广座中，有人见我貌不惊人，嘴角边很有些鄙夷的味道，当得知是某报记者时，便一下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，又是握手，又是套热乎……

可那小本本揣了没多久，我便发现这“无冕之王”也不好当，至少说不如想象中的那般潇洒，有时恨不得将它撕得粉碎丢进垃圾桶里。为何如此？因为，一本小小的“记者证”竟藏匿着常人所不知的烦恼。且不说人家用高标准要求，变了声调说“你是记者哟”；也且不说饱一餐饿一顿的；还且不说节假日也在跑上跑下熬更守夜伏案疾书，因为，这是记者的本分，应该的。恼人的是记者这职业如同“走钢丝”，时不时就要犯某些人的忌，冷不防就要得罪人，即便是歌功颂德的，一两句话不投机，也要惹恼个别人，于是纠缠不休，怪怨的有之，谩骂的有之，恐吓的有之，甚或上法庭的也有之。在亲戚朋友熟人眼里，你是“无冕之王”，你可以八面玲珑，登门求你帮这样忙排那样难的，多得无法形容，帮得到的还好说，帮不到的或帮不好的，无

论是他人还是自己，都少不了“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”。当然，在记者面前还有这样那样的诱惑，如“红包”，如酒肉，如红颜，但其中也不乏陷阱，不乏地雷，叫你“入瓮”，叫你毁灭，这比“走钢丝”还要厉害。有人作过调查，说世界上最不安全的职业是记者，寿命短的也是记者。

说记者这碗饭不好吃，并不是想吓退那些个意欲来抢饭碗分一杯羹的人，只是想将其中的酸甜苦辣尤其是烦恼倾泄出来，求取一点心理上的平衡，当然，也求取一点理解；如果有人要为记者创造某方面的良好环境，让其更好地尽一分责任，通过舆论从而引导生活帮助社会，不亦乐乎？

记者这碗饭不好吃，但是，还是有人如我辈者要心甘情愿挤入这队伍里。因为，日益文明的人类社会，尤其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初级阶段，是需要舆论需要记者的。所以，我这辈子铁了心，一如既往地“吃记者这碗饭”。

目 录

引子.....	(1)
---------	-----

一位朋友打电话到编辑部找我,说他的女儿近日应聘我报驻×县“记者站”记者,求我以最快的速度帮个忙。对此,我们一头雾水...

.....	(1)
-------	-----

在许多人眼里,记者就是“无冕之王”,是通天通地通鬼通神的人,是可以过关斩将的人,于是有人登门请我非去帮忙不可.....

.....	(32)
-------	------

编辑部来了一位实习记者,一次偶然的机会诚助了他,哪曾想好心没得到好报,反带来诸多麻烦与苦恼.....

.....	(63)
-------	------

朋友的邻居老婆哭兮兮地求他,要他帮个忙找在报社工作的记者朋友,呼吁社会舆论挽救她那个濒临分裂的家。不想过问的我却被“缠”着卷了进去.....

.....	(97)
-------	------

一辆桑塔纳轿车将一进城卖菜的农民撞倒后扬长而去,义愤的群众打电话到编辑部要求曝光.....

.....	(133)
-------	-------

有群众举报，竹松镇有一条街每当夜幕降临骤然热闹，车鸣声、音乐声响彻通宵，影响了附近居民的休息。也许那里还有名堂，记者去采访却发生了意外……

.....(167)

某局长的“公子”为非作歹。采访这事却遇到不少麻烦，尤其面对那一道又一道的关系网……

.....(196)

一群孩子隔三岔五在某县城几所学校出入，一有机会就胡作非为。他们的“下暴”行为引起了学校及家长们的恐慌，纷纷投书报社，强烈要求还孩子们一个清静安全的学习环境……

.....(233)

有人不顾民情要创政绩，搞得百姓痛苦不堪，“道路以目”。报纸刊出“公路乡乡通”的文章后，反生出了事端……

.....(267)

后 记 (299)

一位朋友打电话到编辑部找我，说他的女儿近日应聘我报驻××县“记者站”记者，求我以最快的速度帮个忙。对此，我们一头雾水……

一走进办公室，就感觉有些烦，一天都是电话声响个不停，一接电话十之八九少不了是帮忙的内容，最小的忙也是最难应付的忙是稿子几时见报呀，那稿子又是如何如何的重要呀，尽可能上头版呀，等等。一张省级党报，并非我的私人财产，并且一介普通记者兼编辑，属于好帮忙的范围尚好办，属于不太好帮的忙，费了力还讨不了好，事后总没少得到这样的回报：怎么这么久才见报呀；这文章该上头版呀；内容怎么改得面目全非的；篇幅压得太小啦……

电话铃声再一次响起，是一个男士打来的，声音有些微弱，要用力听才听得清楚。

“你是朱老师吗？”

我没有什么好心情，回答道：“我不是朱老师，我是重庆日报的记者。”

“我找的就是你呀，朱老师。我们是老朋友，你记得不，我是××县……”

“哦！我知道了，你是曹严高书记，老朋友，怎么不记得？”

曹严高是××县望子乡的党委书记，有一次去他那里采访退耕还林还草内容，他放下其他工作专门陪我跑了整整一天，又一同吃饭喝酒，说话有些投机，名片一交换，便相熟了。后来又打过一两交道，觉得他抓农村工作有一套，颇有能力；逢年过节还通个电话什么的，有些人情味，于是成了朋友。

“曹书记，你现在是不是到重庆出差来了？”

“不，我现在在乡上办公室里，这么远打电话找你，我有件急事想‘请教’一下……”

他说，他的女儿曹瑶高中毕业后一直在乡上某小企业上班，又苦又累不说，一个月的收人才三两百块钱，想给她换个工作老是找不到机会。前天他进城开会，听人说“重庆日报记者站”在招聘记者，便赶紧去打探，果然，确有其事。于是，他一个电话打给他女儿，叫她赶快请假进城报名。曹瑶报名很顺利，他怕高中文凭没有什么竞争力，父女俩着急得很，找了些关系尚无把握，想来想去认为找我出面最有把握。

“请教”过去“请教”过来，最终还是那恼人的两个字——帮忙。

我说：“曹书记，我们是老朋友了，真佛面前不烧假香，这忙恐怕不太好帮呢。为什么呢？记者站山高皇帝远，加之一个人都不认识，确实心有余而力不足。”

曹严高一听着急了，“老朋友，你无论如何得帮这个忙。招聘的人说，曹瑶的身高、长相够标准，差就差在文凭上。报名费缴了500块，录不取，不就冤枉了？”

我有些吃惊，“报名费怎么缴这么多？再说，如果录取不了，按规矩就得如数退还给人家，冤枉个啥？”

“哎呀！你还在翻老皇历，现在还有个啥规矩？这次招聘启事上说得明明白白，无论聘用与否，报名费一律不退。到时录取不了，你说冤枉不冤枉？”

我最终还是答应了他，说找分管记者站的同志出面帮个忙。

报业竞争日益激烈，各报都使出浑身解数站稳自己的脚跟，扩大自己的地盘。在组建报业集团的基础上，在比较远的地方设立记者站，把自己的手延伸出去，不失为一个竞争的法宝。我们报也不例外，分别在涪陵、万州、黔江等地设立了记者站。但到底设立了多少站，不得而知；站上是哪些人，姓甚名谁，更是一无所知。我们记者、编辑的职责，就是采写文章，编辑稿件，其他一概无权过问。

没办法，只有求人。找到总编室，总编室主任若无其事地说，下面记者站招聘发行及外宣人员，由他们自己做主，编辑部无权插手。

我给他解释，说不是招发行、外宣人员，而是招聘记者。他一听，怔怔地望着我，说：“你不是在开玩笑？记者站招聘记者，必须经我们编辑部审批。记者，是随便可以招的吗？开什么玩笑！”

我说：“主任，是真的。刚才××县有位朋友打电话来说，他的女儿已经在记者站报了名，要应聘做记者。”

“哪个记者站？”主任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好像不认识似的。

“嘿！你还不知道呀！就是××县记者站嘛！”

“是真的吗？”

“是真的，××县记者站在招聘记者。”

总编室主任突然懵了，自言自语说：“××县设了记者站，我怎么不得晓得？”说完，见他拿起电话筒，问有关领导是怎么回事。

领导正忙着，回说记者站属总编室管，总编室主任自己心中应该有个数。但××县没设记者站，总编室主任是知道的，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放下话筒说：“里面肯定有名堂！”说完，他就“咚咚咚”地跑去找领导汇报。

领导一听，也大吃一惊，立即作出指示：马上派人去查实，一旦落实，赶紧报告有关部门，请求他们依法严肃处理。决不让不法分子损坏我们党报的形象！

问题严重，总编室主任主动请缨前去。他还给领导建议，说我对××县比较熟悉，加之我的朋友也被骗上当，有利于调查。于是，我们二人约定马上坐车出发，直奔××县。

按照往常的规矩，出发前得给所在宣传部去个电话，接受他们的领导和支持。可是，我们这次却一反常态，不打任何电话，以免走漏风声，打草惊蛇。

××县距离重庆市区少说也得走大半天时间，沿途须翻山越岭跨河过桥。我们的记者去采访，如果是自己开车去，得一大早就出发，

下午还可以找得出一点采访时间；如果乘公共汽车，慢慢悠悠的，得走一天时间。我们出发时，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，心里不免有些急。主任一上车就叫开快点。但事实上，那并不平直的公路却叫我们的车子怎么也快速不起来。

走了将近一半的路程，天色就渐渐模糊了，而此时，正是我们开始翻越大山的时候。夜幕下的山野，鸟兽归巢，分外寂静，只听得见“笃笃”的车喘声，山风也“呼呼”地贴着车窗吹响个不停。饥饿悄悄钻进肚子，直逼心头，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，无奈前不着村后不靠店，沿途路边连一点亮光都难看到，更别说食店了。

好不容易听到“汪汪”的犬吠声，而且越来越分明，不一时，便见公路边有一土屋人家，一只高大威猛的狗站在门外冲着我们的车狂吠不已，我们的车一停下，它叫得发疯一般。

主人打开了门，怯怯地问我们有什么事。

“我们想找口水喝。”

他转身到里边舀了一大瓢凉水递给我们。虽是深秋时节，但出门讲究不了什么冷暖，“咕咕”地一气喝了个够，顿觉爽快、甘甜。这时，借着昏暗的油灯，我们才看清了主人的形象。他是一位满脸皱纹的老人，穿着的棉袄在灯光的陪衬下显得油光油光的。

“老乡，有没有吃的。”

他摇头。见我们有些疑心，便揭开锅让我们看。他指着地上的东西问我们吃不吃。我们一看，屋脚堆着一堆洋芋疙瘩。主任说，等把洋芋洗净煮熟，岂不是要呆到天亮吗？走，上路，当记者的，饿个一顿把饭是常事。

谢了老人出门上车，刚才嚙口的狗又狂吠起来，由近而远，回响在山谷间。我们的车子转了一个弯，就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下了山，车行平路上，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，驾驶员说，还走一个把小时就可到达目的地。可事情偏偏就有这么巧，说话间，车子一下就冲到路边的一土沟里；怎么加大油门挣扎，也起不来。没办法，我和主任下车帮着推，仍无可奈何，真是倒霉透了！

怎么办？站在如墨的原野，孤独无援的感觉猛烈地袭上心头。秋风阵阵吹来，心都凉透了，头发也一根根倒竖着，赶紧缩进车里才感觉好一点。

等待。等待什么？等待谁？车外死一般寂静，没有谁来可怜我们帮助我们。

坐着睡觉吧，人一睡去，什么都不知晓了，说不定还可做一个好梦香梦甜梦呢。

不知何时，车外传来一片嘈杂声。哦！天边出现了鱼肚白，原野的山坡和树木也呈墨团一般看得分明了。车旁，约有五六个农民汉子围着看稀奇。机不可失，我们赶紧下车求他们帮忙推车。

“拿多少钱？”其中一个汉子说道。

见我们迟疑着，那汉子一声招呼“走”，大家就欲转身离开。他们说他们是赶路去县城打工的，耽误了他们的正事划不算。

我们叫住了他们，说可以商量。其中一个道：“不要钱也可以，搭车进城，要得不？”

“桑塔纳”小车，怎坐得下他们？罢了罢了，一人五元钱，我们的前程也同样耽误不起。

抵达县城，已是新一天的上午8时许。两餐合做一餐吃，虽是一大碗小面，但比大鱼大肉都鲜美可口，三两筷就吞下了肚。此时我才感受到，什么是美？需要是美，温饱是美，生存更是美。除此之外的，岂不是空中楼阁么？

一两年没去××县了，县城的变化让我感觉有些陌生，很难找到昔日的影子，偌大的县城，到哪里去找到那个“记者站”呢？

不能随便找人打听，骗子的耳朵是特别灵敏的，一有风吹草动，便逃之夭夭。主任对我说，只有打电话找曹严高，问清楚“招聘”地点，但千万别说我们到了县城。

曹严高听到是我的电话，不无兴奋，一再强调，说事成后定当重重感谢。我陡地觉得他和他的女儿有些可怜。骗子哦，怎么能去欺骗

良善呢？

“记者站”连同“招聘”点设在城东一院子里，整个院子都住着居民，哪里像办公的地方？护院的老太婆说，“记者站”才来这里不久，是租的民房，这几天人来人往的，害得她把神经都绷得紧紧的，生怕出了乱子。她还说，那几个人不怎么像记者。我问为什么。她说：“记者嘛，肯定都是斯斯文文的，礼礼貌貌的。这几个人一看就不像那家人，进出连个招呼都不给我打一声。”

朴素的眼光还真有见地呢，不令曹严高们感到惭愧？

“记者站”一室一厅，室外的墙壁上挂着一方形白漆木招牌，上面用黑字写着“重庆日报××县记者站”。室内外都是年轻人，男女都有，还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，可能是家长。我很想大声对他们说：你们受骗上当了，找骗子算账去！

主任岁数比我稍大，可以充着家长什么的身份，他挤进人群，说：“报个名呢。”

一戴着眼镜的瘦小子傲慢地说：“先交 500 块钱，再填个表。”

主任迟疑着。那瘦小子见状，说：“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哟！为了找个好工作，500 块钱算啥子嘛！”

“那可不可以咨询清楚后再交钱报名呢？”我问。

“那哪个不可以呢？”一直在伏案收钱开票的年轻胖子抬起头来对我说。

“咨询的事就找这位先生。”瘦小子指着旁边一位中年模样的男人说道。

“请问，你们这次招聘，名额多不多？”主任问。

中年男子答：“招十几二十个吧，当然有点多。”

我问：“到底是 10 个，还是 20 个？”

“这要看报名的情况来定。如果应聘的人多，优秀的人才就自然多，那么，我们就招收 20 个；如果应聘的人少，那自然就收得少些。”

“报名费收 500 块，是不是太高了点？”我问。

“这算啥子高？你以为，当一个报社的记者，有那么容易的吗？不

把门槛设高点，大家都想当记者，那我们‘记者站’的门不挤破才怪呢！”

“按照你的逻辑，那倒应该收 1000 元以上才对。”我不无揶揄地说。

瘦小子听了我的话，走过来恶狠狠地对我说：“你是不是来报名的？是，就交钱填表；不是，就少说废话，请不要干扰我们的工作。”

我很想上去给这个骗子两耳光，但主任给我递眼色，叫我忍着点，别打乱计划。只见他笑嘻嘻地问：“报了名后，请问需不需要什么考试？如果要考试，才好复习准备。”

“哪个不考试？”中年男子答。

“那考哪些内容呢？”

“考哪些内容？”中年男子眨了眨眼睛说，“考语文、政治、算术，还有作文。”

瘦小子一听，赶忙纠正，“最后我们商量并请示上级，只考一样——写作。当记者，主要是写，其他都是次要的。”

我又问：“如果招聘做了记者，请问待遇如何？”

瘦小子答：“一个月少说 1500 块钱嘛，还可以吧？刚才你还嫌 500 块钱的报名费收多了，上班后几天就拿转来了。说老实话，重庆日报这块牌子，还是能够找得到钱的。”

这时，收钱开票的年轻胖子抬起头问：“诶！说了这么久，你们到底报不报名？”

“我们是来为侄儿咨询的，如果可以，就回去通知他来报名。”主任说，“这样，能不能给个联系电话？到时联系方便些。”

中年男子打开皮包，拿出一张纸递过来，说：“这是招生简章，上面写有联系方式。”

瘦小子一看，想收回去，没成。他说：“那招生简章早就没用，直接问上门来报名的，多得很。”

我们正说话时，前来报名的人还真不少，咨询的人也多，还有许多人是在看热闹的。我亲眼看见一位皮肤黝黑的老农，领着他的儿子

来报名，咨询了几句话后，就哆哆嗦嗦地从身上摸出一个旧布帕包，一层一层地打开，把里面包着的一叠钞票递了出去，好多是十元面额，还有五元两元的。看着开票的骗子在数钱，我的心沉重极了，那是人家的血汗钱呀，人怎么能这样昧良心啊！

父子俩高高兴兴走出门去，我尾随着跟上去，问那位想当记者的年轻人：“你是啥学历？”

他一脸羞涩，只是笑，不好意思回答。他的老父说：“我这儿子呀，从小就害羞，他职高才毕业不久，没找到工作，听说城里在招记者，硬要我借钱来给他报名。”接着，他又对他儿子说：“我看你哪个出得色当记者。”

好善良好朴实啊！骗子正是盯准了人们的这一点，挖空心思做昧心文章，在一定的范围一定的场合屡屡得手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

得赶快制止骗子的行径。我们马上给报社领导去了电话，请示该怎么行动。报社领导回电说，赶快找县委宣传部汇报，请求他们的支持，尽快将不法分子绳之以法。

县委宣传部的所有领导都下乡去了，这段时间全国统一在农村开展“三个代表”教育活动，县、乡镇的机关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，都深入农村调查研究，为农民致富奔小康出谋划策。情况紧急，连找副部长都没用，必须马上找到部长。宣传部守办公室的同志赶紧帮我们联系，部长回电说马上赶回来，要我们稍等。

时间仿佛一个老态龙钟的病人出门，半天走不了几步，我们坐在宣传部办公室里，等啊等啊，一刻钟过去了，不见人影；30分钟过去了，不见人影；一个小时快到了，仍不见部长的身影。宣传部的同志说，部长联系的那个地方，是远郊山区，路况又不好，车子起码得走两个小时才到。

没法，只有耐心等，又等啊等啊，足足等了三个小时，才见部长的车子开进了县委大院，才见部长风风火火地跨进了办公室。

部长姓代，以前和他有接触，算是熟人吧。他两年前从县农业局

局长跃身为宣传部部长、县委常委，人年轻，搞农村农业工作有一套。可听人说，他抓宣传工作不怎么在行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宣传工作太宏观太复杂太空洞，确实不怎么好抓。我们向他通报了有人假冒我们报社名义搞“招聘记者”行骗的事，他一脸茫然，整个脸上都显现着吃惊，“真的有那事？我们宣传部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“走，我马上去看看！”代部长“虎”地站了起来，准备亲自去探个虚实。我们劝住了他，说他一去，人家准认识他，因为，包括骗子在内，哪个没在电视上多多少少见过部长的样子？

他急得不得了，赶紧打电话请示县委书记怎么办。书记明确指示，立马通知公安、工商等部门，由宣传部牵头，赶快前去查处。

当地领导同志积极协助我们的工作，当时我的内心无比感激，心想，骗子跑不脱了。

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，等我们一行赶过去时，“记者站”关着门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室外的站牌也不知所之，院子内外，来来往往一些人还在打听“报名”的事。问那护院的老太婆，她说还没到12点钟，大概就是上午11点半吧，那几个人就把人赶起出来，关起门急匆匆走了。关门的时候，见那个瘦小子掂着脚取下了“记者站”牌子。当时她想，干吗要取那站牌？老太婆说：“我一看他们那模样，鬼鬼祟祟的，估计不是干啥正经事的。特别是那个瘦小子，眼睛跟耗子差不多，贼眉贼眼的。”

我们行动神速，知道的部门和人又不多，骗子们是怎样知道风声提前逃走的？我和主任都揣测，估计是我俩无意中暴露了马脚，可能是问话太多，引起了骗子的疑心。哎！我俩都有些后悔，假如当时我俩分工，一人探虚实稳住骗子，一人找县有关部门联系，快速出击，准会抓个正着。

然而，咨询的人也并非我俩，问这问那的也多，要说起疑心，又有些勉强。那么，骗子突然逃跑，又意味着什么？

骗子跑到哪去了？不拿他们问罪，不给受骗上当的人一个交代，怎行？代部长和大家研究后，认为骗子目前还未离开县城，估计还不

会就此收手，决定公安部门增派人员加强查访，决不让骗子逍遥法外。

我说：“能不能按照‘招生简章’上提供的传呼号找到骗子？说不定还有一线希望呢。”

代部长说：“可以试试，但千万不要露了马脚。”

代部长讲，他们县过去也有设站招聘记者什么的，但都没有一个是假的骗人的。重庆某行业报曾去设过站，但不是记者站，而是发行站，当时向社会公开招聘发行员，应聘的人相当多。北京也有家杂志社在该县招聘特约记者，只招一个人，还是找宣传部推荐的。随着社会的进步，新闻媒体的作用更加凸现，记者这职业为世人所看重，所以想当记者的年轻人多得很。那次北京招一个特约记者，前去找他的人几乎要把宣传部的门挤爆。他慨叹，要是招一个真正的记者，那他会被折腾得活不出来。

报社来了电话，叫总编室主任赶快回去，说有事情急需研究。主任走时，叫我一定尽心尽力与当地合作，尽快将不法分子拿获，决不让骗子损坏我们报社的形象。

公安人员找到“记者站”房主，房主说不认识那几个租房的人。问他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他说知道是重庆来的记者。公安人员问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记者？”他答：“我哪个不知道？他们找我时，拿出了记者站文件、公章，还亮出了记者证本本。”

房主说，开初他不想租给他们，说在外面打工的儿子最近要回家来住。那个瘦小子说，他们租不了几天，只是十天半月的暂住一下，再说，租金出得高，一天30元钱，就租给他们了。至于租房人到何处去了，房主说也不知道，连钥匙都没交出来。他说：“你们要进去看看的话，只有把锁撬了。”

进得室内，里面除了桌凳等家什外，骗子们什么也没留下。翻遍了整个屋子，才在屋角找到了一个揉皱了的小纸团，展平一看，是“作废”了的发票，上面金额小写写作300，大写写成“五百”。公安分